

制義叢話

制藝之興其人心之不容已者乎漢取士以制策其弊也浮華而不歸於實宋以論其弊也淺而不根於理於是依經立義之文出焉名曰制義蓋猶則變則通人心之不容已即世運升降剝復之自然也夫制藝之書既久各欲言其心之所得故制義者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要其取於心注於手出奇翻新境最無窮心之所造有淺深故言之所指有遠近心之所蓄有多寡故言之所含有限狹皆各如其所讀之書之分而止吾故曰制義雖代聖賢立言實各言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有明以來以制義取士迄今蓋五百年萃五百年之英才悉其聰明才力研精殫思於八比之中各出其學以相勝而又列科選雋分省程材此亦如天之風雲地之花木山之烟嵐海之潮汐固有彼此殊狀月異而歲不同者

非有人會而萃之溯源流別支幹蒐軼事輯異聞安能使五百年之才入精神辭氣談笑諷諧畢露於後人耳目之前哉閩中梁荏林先生以阮文達公四書文話屬草未成乃作制義叢話二十四卷權輿於宋代美備於前明極盛於本朝挾其菁華綜其同異如貫珠如纂組其用心蓋亦勤矣憶道光己亥秋國霖奉命典粵西鄉試時先生以大中丞撫粵撤閣後接對旬日見先生神采巋然如深林高山不可遙測箋牘唱酬詞翰俱美時新築五詠堂於獨秀峯下先生邀往宴飲其中以梨園小部相隨又同遊風洞李園諸勝登陟談讌終日無倦客筵間持籌親爲諸賓客理觴政霖每飲必舉六七十觥先生顧而豪之因出其所著文選旁證退菴詩集相示見其博洽精深成一家言又見所著退菴隨筆愧聯叢話則又如讀談苑撫言諸書日與熙朝著舊相贈答竊謂著作

如此足以傳矣孰知又有此一編含英咀華標新領異爲五百年
來才人所日習之而未嘗一造之者耶華撫雲刺史以其舊板毀
於揚重爲梓行於廣州出鈔本相示亟爲憐慰以速其成顧回思
之得見先生越今已二十年聞先生之下世亦將十年矣觀斯
一編猶如與先生論文說詩於青羅簪玉間也咸豐九年歲次己
未長至日書於羊城西郭之夢甦齋蜀東江國霖

序一

唐宋以詩賦取士似專尙浮藻然名卿往往出其中有明改用制義則託體甚高盛衰升降前人已言之逮本朝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渾雄博大蔚然見開國規模如熊次侯劉克猷張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後益軌於正而李厚菴韓慕廬爲之宗尋桐城二方相與輔翊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雍正乾隆間墨藝喜排偶而魄力芒厚頗難猝辦擇其醇者卽獨出冠時至嘉慶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近稍厭棄又未免漸趨萎弱蓋二百年來文之遷變大概在斯天下必能自豎立卓爾不磨者乃不受轉移於風氣否則驚乎此復豔乎彼馳逐東西迄無一效譬之駕車未熟屢易輓衡勢將顛蹶甚且摹仿舊調填砌字數膚飾庸濫徒具形而無

君形者存致議者以制義爲詬病不知特末流之過豈制義之本如是哉長樂梁蔭林中丞急思救正爰有制義叢話之輯考往昔制義未興雜說家多作詩話或詞話洪容齋四六叢談僅屬駢體而他不及惟元陳繹曾文說因延祐復行科舉示程試之式倪士毅作義要訣指陳諸弊足資龜鑑君書貫沿厥例前敘掌故後綴瑣事中數門撮舉心賞之文擷其菁華開其奧窔欲求精於理深於意偉於辭殫於經術學者苟由是探而究焉可以傳世可以榮世洵乎其宜奉枕中之秘矣獨是君甫冠得鄉薦未壯而登第涉場屋非久與老師宿儒沈浸其間者異中歲數厯更乏餘暇乃所論直湊單微切中肯綮遂覺天吳紫鳳度盡金鍼用是知君之學殆觸處貫通也愧余於此道殊疎淺但廿年講席文過目不下累萬亦未敢掉以輕心今承命製序聊獻芻言并質諸當代君子道

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春正月年愚弟涇朱瑋謹

序二

自宋熙寧間以經義取士至明初遂著爲功令制義與詩賦代興
由來尙矣厥後法律益精體格益備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稿本選
本之刻汗牛充棟於經史子集外別立一門前明三百年中奇正
醇駁因時遷流難以更僕數我朝文治蔚興作者輩出迄於今
風氣亦屢變矣而設科取士之法五百年相沿未改重之者曰制
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故勝國忠義之士軼
乎前代卽其明效大驗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毫無實用甚至
揣摩坊刻束書不觀竟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畫偏旁者
故列史藝文志制義從未著錄是二說也皆未盡然夫制義之重
也有重之者其輕也有輕之者非制義之有可輕有可重也自有
制義以來固未有不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若他

書一切不觀惟以研求制義爲專務無惑乎亭林顧氏謂八股盛而六經微也竊嘗怪當世之士童而習之弋科名躋膺仕及詢以制義之源流正變盛衰升降則茫然不知所云又何論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耶然欲明平源流正變盛衰升降之故非蒼萃羣言勒爲一書無由溯其源而導其軌昔摯仲洽文章流別久已散佚不傳傳者劉彥和文心雕龍爲最古所言文章利病窮極微妙千古論文之書莫精於此宋以後詩話日出獨慙文話至論制義者更絕無其書龔阮相國雲臺師嘗令粵東學海堂諸生輯四書文話未成書今大中丞梁荊鄰先生輯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凡程式之一定流派之互異明宗旨紀遇合別體裁攷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與夫諸家之名篇雋句無不備載蓋博采廣擷以成斯編非專於制義中研求者比也豈獨有神舉業實於源流正變盛衰升

降之故一覽瞭然足以知人論世俾承學者知制義非專爲弋利
名躋騰仕之具其爲功豈淺鮮哉

道光癸卯夏四月海甯楊文蓀謹序

制義叢話例言

文之有話始於劉舍人之文心雕龍詩之有話始於鍾記室之詩品降而宋王銍之四六話近人毛奇齡之詞話孫梅之賦話層見疊出惟制義獨無話非無話也無好事者爲之替萃以成書也余自髫齡應舉爲弟子員者四年爲鄉貢士者八年通籍以後掌書院講席者六年未嘗一日舍制義不講雖所詣殊淺而結習愈深自辭官養病端居多暇日月既積妄記愆多因略爲部分成二十四卷考證舊聞觸發新意或亦有裨於舉業庶不遽招覆瓿之譏云爾

四庫全書中所錄歷代總集別集至爲詳晰而於制義惟恭錄乾隆初方苞奉

敕所編之四書文四十一卷此外時文選本及各家專集一概不

登然功令格式宗旨源流乃時時見於他書及士大夫之口分別義類採擷菁英於以範圍後學之步趨啟牖時髦之神智亦制義之準繩也凡輯總論爲首二兩卷

宋王半山始作制義宋史本傳中無此語不知起自何時近人所見則俞桐川百二十名家選首卷所錄而已然俞所錄又止王半山蘇頌濱陸子靜陳君舉汪六安文信國六人而北宋劉安節集中有程試經義之作又朱良矩經義模範亦載宋張才叔姚孝曾吳師孟張孝四人經義並元代倪士毅王充耘亦各有經義程式皆未之載是於此事原始亦尙語焉未詳惟俞選已家有其書人所共曉今姑仍其目就六家而評隲之別爲一卷以著制義之權輿焉

制義始於宋而盛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體凡屢變亦

猶唐詩之分初盛中晚也今就所聞見有話可傳者輯明初作者爲第四卷明中葉爲第五卷明季爲第六卷

國初文運鼎新文人輩出而論制義者人人口中惟曰熊劉不知先熊劉而開山者有人偕熊劉而驟斬者有人或以沈實勝或以高華稱開國規模實遠駕明初洪永諸家之上因輯順治初作者爲第七卷以爲我朝制義之冠冕云

國朝名臣多由科目出身無不工制義者而安溪李文貞公長洲韓文懿公爲之眉目此外事業文章一以貫之者實不乏人今就國朝以逮道光開按前後論次之用彰我國家人文之盛至名臣之目非私家所敢定今以已逝而得諡者爲斷此後勲業彪炳著作宏富尚望後起者續爲巨編則制義一道且將與國史相繫矣所錄凡二十八家爲第八卷第九卷

國朝自康熙以逮今茲中間制義流派不無小異而清真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蓋才力隨人而具風氣逐時而開不必爲家數之分門戶之別而標新領異要使學者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所取資因錄康熙間作者爲第十卷乾嘉間作者爲第十一卷道光閒英俊甫出附見一二焉

前明宦途非由進士出身者不貴而進士一科非得元者不榮故舉世趨之若鶩至有元度元派元脉元訣元燈之目惟我 朝文字大鄙博大昌明遠軼前軌嗣又恪遵

聖訓以清真雅正爲宗士大夫遂不復注意講此然遺聞軼事時時聞出亦頗有類於前明者彙而錄之以增制義之佳話以發作者之文心非必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使寰宇中應舉者羣然爭之而自昧其立言之本旨也是爲第十二卷

昔人論作史者須兼才學識三長余謂制義代聖賢立言亦須才學識兼到自元代定制科舉文以四子書命題以朱子章句集註爲宗相沿至今遂以背朱者爲不合式然聖賢之義蘊日繹之而不窮文人之心思亦日濬之而不竭其有與章句集註兩歧而轉與古注相符於古書有證者未嘗不可相輔而行茲並就所見次之其有格局岸異見解奇特與舊時講章迥異者亦開附焉一以翼傳注之闕遺一以新學者之耳目不求備也是爲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吾閩制義自前明即有名家如蔡介夫周萊峯田鍾台傅端泉李九我許鍾斗吳青嶽蘇紫煥諸家久已旗鼓中原余近輯閩文復古編已詳爲甄錄我朝之李文貞公直接前徽已錄爲此集名臣之冠茲但就乾隆以來名篇俊語以次採擷時代愈近氣味愈

親鄉耆遺芳師門舊製尤欽欽在抱寤寐不忘凡錄吾鄉作者爲第十六卷第十七卷其同門益友平昔互相切磋磨之作與夫單寒枯槁之士有應以文傳人者皆欲過而存之因附綴於後爲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吾家自前明中葉至今一脈相傳爲郡邑庠生十餘世蓋日與制義爲緣者三四百年國初以遷海之禁由長樂徙居福州經蕩析之餘遂至先代舊文不留片紙今惟從先大父天池公及先考資政公暨諸伯叔父下逮羣從輩遺文有話可述者敬謹編錄而閒附拙稿數篇以存吾家制義之梗概云爾非敢自炫也是爲第二十卷第廿一卷

古今輯詩話者於標舉名篇俊語之外必兼以考證舊聞網羅瑣事則制義話亦宜仿此制義之命題著於功令其破承起講亦具

有格式其閒舊聞瑣事皆足爲搢華之助談藝之資茲輯命題各事爲第廿二卷破承起請諸事爲第廿三卷而以脞詞諧語別作雜綴是爲第廿四卷終焉

從來著述家每嫌斥舉作者之名故或舉其字或舉其官或舉其諡並有單舉其郡縣者談制義者亦往往如此夫巨公老宿仕履人所周知如趙儕鶴與高邑同稱王荊石與太倉並舉可也若鄧以讚但稱新建湯賓尹但稱宣城能無費人尋討乎乃如俞桐川百二十名家之卷端題名下僅附其字韓求仲程墨文室之卷端題名下僅紀其科自是而徐存菴之嶺雲編王巳山之所見集各仿之而於里貫仕蹟一概闕如殊令承學者末由知人論世大爲恨事今就集中所有之人各爲考其仕履字諡其著述有關於制義者皆詳列之題於卷終並家集中諱號仕履亦另附於後使讀

者一覽瞭然亦制義家之規格後人或可仿此而爲之也

制義叢話卷之一

福州梁章鉅撰

四庫全書總目云經義模範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稱嘉靖丁未訪楊升菴於滇得經義模範一帙乃朱良矩所刻云云所錄凡宋張才叔姚孝甯吳師孟張孝四人經義共十六篇其弁首卽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呂祖謙錄入文鑑者也時文之變于態萬狀愈遠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遠於道今觀其初體明白切實乃如此者吳伯宗榮進集亦載其洪武辛亥會試中式之文是爲明之首科其所作亦與此不相遠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爲主不以脩詞相尙矣康熙中編脩俞長城嘗輯北宋至國初經義一百二十名家然所錄如王安石蘇轍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書世或疑焉此集雖篇帙寥寥然猶可見經義之

本始惟劉安節集載有經義十七篇亦北宋程試之作此集未載或偶未見耳

又云作義要訣一卷元倪士毅撰皆當時經義之體例明以來科舉之文實因是而引伸者是書所論雖規模淺狹未究文章之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又云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平怪下字惡乎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義之龜鑑也

又云書義於式六卷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甯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

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卽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云 按前明科舉初場試四書文三篇五經義四篇故爾時有七篇出身之日閒有合作五經卷以見長者故又有二十三篇之目前明以五經卷中式者洪武二十三年黃文史試南畿兼作五經題以違式取旨特賜第一免其會試授刑部主事天啟丁卯鄉試顏茂猷以兼作五經義取中崇禎甲戌會試又以五經卷成進士皆吾閩人而繼此者丁丑則有江西揭重熙已卯則有山東宋琬癸未則有浙江譚貞良馮元飈江南趙天麒

入本朝尤指不勝屈如順治乙酉山東鄉試法若真以全作五經文賜內閣中書準其一體會試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甯查士韓及吾閩侯官林文英壬午順天鄉試又有莊合輿長策二人皆以兼作五經違式特疏以聞得

旨俱著授爲舉人準其會試嗣後兼作五經文者不必禁止旋著爲令各省於定額外加中五經二人於是習者益衆各省以此中式者益多而王漁洋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卷論元者且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徐景曾以五經卷中副榜亦蒙準一體會試此尤出於常格之外也至乾隆辛未科始停五經中式之例

又云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乾隆開內閣學士方苞奉

敕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曰正嘉曰隆萬曰啟禎 國朝又別爲一集每篇皆挾其精要評隲於後卷首恭載

論旨次爲苞奏摺又次爲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發明持擇之旨蓋經義始於宋宋文鑑中所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卽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爲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啟禎警闕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純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啟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整而土習彌壞士習衰而國運亦隨之矣我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於正軌我

皇上復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是編所錄一一仰稟

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

聖人之教忠無窮卽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爲士林之標準焉
按雍正十年始奉

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爲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復奉

上諭云國家設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相徑庭乎我

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等因欽此是清真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

聖訓相承規矩彀永爲藝林之矩矱制義之準繩矣

康熙七年禮部題覆左都御史王熙一疏內開康熙元年以前鄉會試係做八股文章二月八月內因

上諭八股文章實於政事無涉自今以後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欽此自甲辰改制科後歷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禮部題定嗣後照元年以前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試奉

旨依議

乾隆九年禮部議覆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稱科舉之制憑文而取

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積弊日深僥幸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
言者卽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於
用且墨卷房行輾轉鈔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
第而止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
選拔真才實學之道等語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
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後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
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藝科舉之弊唐趙匡
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該侍郎所陳奏
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
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
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
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等爲空言勦襲而無用者

此正不責實之過耳人凡宜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義爲然且夫時義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用而未可概行舊毀何也時義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景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於經書之中冥搜幽討殫智畢精始於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姦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者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

乎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興衰初不由此更無事更張定制爲也所奏應無庸議按是時鄂文端公當國力持議駁制藝得不廢者文端力也元史選舉志云考試格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子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按此卽顧亭林炎武日知錄所云四書疑與今制義之體稍異然今制義專用朱子章句集注實始於此其限字之令亦始於此也又按明初科舉成式四書義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每道三百字以上我朝順治二年定四書文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議五百五十字恐詞意不盡若不限字恐又相沿冗長嗣後

限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始定鄉會兩試及舉臣取士每篇俱以七百字爲率違者不錄長短得中至今遵守洵不可易之定式也

明史選舉志云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畧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按楊誠齋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文點題後用以爲二字起又至於治國家二句文點題後用謂字起似代古人語氣實始於此又排偶之體北宋時已有之宋史選舉志載大觀四年臣僚言場屋之文專用儷偶題雖無兩意必欲釐而爲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爲淡泊請擇考官而戒飭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強爲對偶者庶幾稍救文弊

毛大可

奇辭

曰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

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並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截其句重其語兩聲其語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領比有頸比有腹比有後比而後結以收之六韻之首尾卽起結也其中四韻卽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

按錢竹汀

大昕

曰宋熙寧

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大夫習於排偶文氣雖疎暢其兩兩相對猶如故也亦與毛氏意同若崑山吳喬以代人口氣比之元人雜劇則過矣

顧亭林曰經義交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

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
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
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知之故今人相傳謂
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問之儒生皆不知
八股之何謂矣 按楊誠齋國家將興二句文及楊墨之道不息
二句文皆有四股至於治國家二句文則有六股汪六安天之方
蹕二句文有四股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文及與讒諂面諛之
人居二句文各有六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節文則竟有八股
是其體實沿自宋而定爲程式則自明始耳

先大父天池公書香堂筆記云前明制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
本朝陸清獻亦嘗論大結之不可無漢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題立
論隨題可以綴人明之中葉每以此爲關節後因文日加長此調

漸廢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懸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編脩楊述

曾忽有復用大結之請大學士張廷玉等奏駁以爲若用大結未

見有益而弊實愈起斷不可行其議遂廢至今遵守按唐翼脩

處讀書作文譜云辛卯江南君子學道則愛人重光墨後幅入

子游口氣遶文者採其文曰下有小人學道句聖人口氣未完不

當卽入子游口氣庚子志於道三句墨卷遶文者謂前幅可合發

後幅不當合發須三股徑住乃能闌下句餘地否則游於藝句續

不上矣噫誤矣予觀左傳及史記不惟篇末多斷語如諸侯會於

申篇中幅忽於疏解經旨口氣中插入君子謂宋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二句會於宋篇忽於疏解經旨中插入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此皆斷語也史記屈原列傳人君無智愚賢

不肖一段孟荀列傳昔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一段皆突地插入

斷語又嘗觀經筵進講書之法每請一書畢必證以三代以後事或證以當日時事以爲實據令人主知書與事合一之理庶幾不至背自書事自事也又宋時王安石經藝體裁後幅必入實事作證如此爲文方顯得士入實學夫制藝爲排偶詞章所爲帖括也久矣後幅畧入學人口氣以爲證據猶能使學人留心實學考究經史且前半破承以斷語起後竟不以斷語相應有頭無尾成何體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順口氣到底令無學者得以文其空疎淺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體裁且將使學人竟不必多讀書矣國家用人亦何貴此無實學之士子哉按唐氏此論顯與功令相違而其理則甚足唐氏所輯讀書作文譜全書皆不免兔園冊陋習惟此條典實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

方望溪苞曰制義之興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

於四子之書俾學者進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良由經義代聖賢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偽過時卽湮沒無存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

李文貞公

光地

榕村語錄

云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

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

之謂也

又云做時文要講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若口氣錯道理都錯矣

又云房書坊刻始於李裏一可謂作館坊刻出而八股亡矣如人終日多讀經史久之做出古文自有可觀若只采幾段全國數篇韓柳手此一編以爲樣子欲其能作古文得手

又云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恥古命屈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尙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龐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能密細粗大不是好消息此論大妙

又云文章先求通順了其火候有時豈能強所走至但世有一種人從心裏放逸昏惰志氣不立其先時聰明才華儘有可觀到後

來漸漸消亡實足可惜也

汪稼門督部

志伊

曰王陽明言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

於舉業何啻豪釐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
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能行其道於天下則其術不可以不講
也近方望溪言韓昌黎嘗云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翱又云創
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昌黎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
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
即翱所謂造言也此即今舉業行文之要術也 按督部不工制
義此乃述前人之言故節錄之

方望溪曰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
傳注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
時文融液經史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

講機法務爲靈變唯巧密有加而氣體莽然矣至啟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所蔽故化治以前有簡要親切而又有精彩者亦有直寫傳注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別者正嘉而後有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亦有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隆萬爲明文之衰有氣質端重閒架渾成者亦有專事凌駕輕制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至啟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倂棄規矩以爲新奇剝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理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矣

韓文誠公

曰往有謁予以舉業文宜何從予曰在讀書耳人胸

中有數百卷書其威儀進退必有可觀卽笑言吐屬亦要非俗物書之益人如是豈獨能文已乎

杭大宗

世駿

曰制義特文之一端而吾以爲在諸體中立言最難

而深造政不易扶經之心執聖之權非沈潛乎理訓周悉乎世故曲折乎文章之利病童而習之有白首不能涉其津岸者矣才辨鋒起切而按之有畢世不能適其條貫者矣何也能文之士多而見道之士少也

管輅山

世銘

曰前人以傳註解經終是離而二之惟制義代言直

與聖賢爲一不得不逼入深細且章句集傳本以講學其時今文之體未興大註極有至理名言而不可以入語氣最宜分別觀之設朱子之前已有時文其精審更當不止於是也

又曰時文之境地常若有域焉以限之未易言深造也惟苦心強

力之至者歲引月伸晨摩夕盪遲之又久而此域始豁然以開則
舉身之所遭值目之所俯仰耳之所聽受莫非吾文之所取資而
字理行閒仍各視其所養之淺深以爲厚薄非可以一蹴而幾也
張惕菴 勳陶 四書翼注論文云大學釋止善一章首引商頌元鳥

詩以影止字正如破題次節引小雅緝蠻之詩點出知字如承題
三節引文王作個至善標準如開講淇澳節乃明明德止至善之
實前王節乃新民止至善之實正如兩扇時文此亦天造地設爲
制義開先格調且不第此也如論語季氏將伐顓臾章孟子見梁
惠王章王立沼上章好樂章文王之囿章等類中間或具三股格
或具兩股格今之制義無不與之暗合其餘左傳及秦漢唐宋諸
大家文默示制義格式者不一而足人特忽而不察耳俞長城嘗
言文章之運天附人而開非人代天而作豈不信哉

阮芸臺師曰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圖之則其聰明不暇勞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者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 按此吾師所自作四書文話序已刻八研經室集中而其實文話尙未成書余以道光丙申八 觀京師曾向師乞讀此書師曰此書初稿有兩本一存揚州家塾一爾廣州學海堂君此去廣西可就近索閱耳適介草創草話亦已具初稿急欲得吾師書印證之先後函託廣東林少穆督部喬見齋廉訪張南山郡丞就近錄副訖不可得均云學海堂中並無此稿矣辛丑修撫吳中旋以引疾就醫邗上乃得從吾師借

觀所存家塾稿本比分二十四門援據浩博開有余稿中所未及採入者因窮旬日之力目營手繕計增入余稿者十之一二惟余稿不細分門類專標舉名篇俊句旁及瑣聞諧語義例既定與吾師所纂面目稍異固不妨兩行其書也

馮定遠

班

鈍吟雜錄云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爲之毋求其

便者必爲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磚也得第則舍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躋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口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不良者抑何心也

何義門

煒

曰合天下聰明才辨之士治一事得之則身顯名立不

得則身晦名沒然而無一精者未之聞也窮畢世之力攻一藝父兄勉其子弟師摩切其徒然而無一長者亦未之聞也至於閔三百有餘歲英雄豪傑樹功名釣祿位舉出其中而謂是爲卑卑不足道果通論乎自元以八比取士明踵其事以至於今推而褒之者十九薄而貶之者十一至國初毛子大可貶之尤深然如明之王文成于忠肅功業赫赫照人雖三代大臣何以遠過而其進身皆不出八比又可薄而貶之乎嘗取而譬之學庸語孟猶日月之著明朱子之注則測時之表也名士之爲時文則又因表之時而細爲之畫其刻詳其分者也非天之有日月則表無所施非表之明時則分刻亦無所施故先正之文有足羽翼經傳者以此耳

陸清獻公

隲其

曰先輩作文必擇明白正大之題

虛縮亦不屑

爲以聖賢精義不在此也至所謂搭題則又與虛縻不同矣虛縻
題雖非精義所在然猶是聖賢口氣可以漸求其精義若搭題則
並非聖賢口氣矣語勢各不相蒙強而合之以爲題於是作者不
得不穿鑿附會以成文其有害於人心學術不小朱子於學校貢
舉議嘗痛論之曰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
言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出轍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
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
閒趨附離合之巧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在家
法之不立而已夫朱子豈無謂而詆之如此哉其所憂者遠矣今
學者未有主持風氣之權既不能必主司不出此種題亦當知此
爲先儒所深病而不以穿鑿附會自矜庶幾中流砥柱也如壹戎
衣六句題是言武王繼緒之事末受命句是言武王暮年不及制

作以起周公之事並非繳上文明其不得已也今因出題者連上文作者便以此意成文雖於理無礙然此處立言本意則風馬牛不相及也

徐存菴越嶺雲編所錄上自洪武下訖 昭代已未不下三千篇其自作紀畧云文章之名曰程文曰墨卷曰房書曰行書曰社稿是以其人與其人之時異之其實未有殊也在未遇曰社稿一遇則口行書再遇則曰房書墨卷之不同於房行書有福慧鬼神相其成功令衷其是者也程文之不同於墨卷者力爲矜式不聘才不炫美而一以書自題情爲式天下者也此數語於制義之源委最爲簡明

冉蟬菴魏曰高明之人多厭時藝爲無用而欲廢之者余謂今之人無不讀經書者率以爲時藝之資耳不爲時藝則不讀經書

矣是知時藝爲經書之餽羊也願可廢哉 按此言雖淺而殊有
關繫制義之不可廢科名中人類能言之然從無此論之深切著
明者

王耘渠 汝驥 曰世之詬病時文者謂其氣體之非古耳若得左馬
之筆發孔孟之理豈不所託尤尊而其傳當更益乎愚故謂有明
制義實直接史漢以來文章之正統也

顧端本 咸正 曰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易
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強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
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脈之所在而又外束於功令
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跳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
無所用之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膈臆外窮法象無端無
涯不首不尾可予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碑可元可小說

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
內無傳注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
實易且昔之讀書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
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
乃澹澹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遲今之讀書者只讀陰
符考工記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鵲冠子太元經易林
等書卷帙不多而用之於文也無不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
少而見功速此今昔爲文難易之故也

吳蘭陔

懋政

曰要作好時文全在讀書今之爲父兄者樂子弟之

速化讀四書章句集注後隨意讀一二經並古文觀止古文析義
數首卽授以時文帖括使之依樣壺盧僥幸弋獲或有筆性英敏
者遇試題得手亦遂擢巍科以去然根柢淺薄終身不復能自振

故況又未必能弋獲耶吾浙中近數科如壬申題必須三禮壬午
題必須周易本科題必須左傳此斷非榜腹人所能舉空了事者
子朱子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按此六朝沈攸之語朱子曾述之世之
十年讀書者多矣然畢竟所讀何書夫與其寢食於兔園冊子中
口沫手膩訖無領悟何如移此工夫向經傳尋討更得源頭活水
耶

李雨村

調元

制義科頭記云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

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
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
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
廷樞江南試牘遂甯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
甯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脩湖廣試牘海甯許時菴江南

試卷

阮吾山

蔡生

茶餘客話云明坊開時文刻本興於隆萬閒房書之

刻始於李哀一十八房之刻自萬厯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口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則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

梁曜北

玉繩

警記云金史章宗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

考試官或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山處山題亦於題下注其本書此善法也前輩言八股盛而六經微恐不盡然特以今之所習謬種流傳大抵因陋就簡赴速邀時二句見唐書欲除文弊當行此法題注山處免卻多少揣摩載籍極博雖通人不能盡觀且試人優劣亦全不係是也按李肇國史補云建中初金吾將軍

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示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此說似亦可仿行之

張惕菴曰王耘渠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時何義門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李安溪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何義門所手定方望溪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山兵曹郵寄周自民改定然後出示同儕蔡芳三選三十家亦曰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慎重若此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厯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曾其宋曰本

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
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龔用
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學生稱人
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
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
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
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
也

閻百詩

若據

潛邱劄記云顧亭林嘗言萬厯以前八股之文可傳

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其間皆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
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謬誤二字寒亭字出離騷謬字出史記商君傳
合川謬誤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士十數人委

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各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必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按閣百詩初交何義門時年二十四歲與議論時文欲將有明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言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百詩之旨義門曰必如是方見制義之難也

書香堂筆記云錢唐桑穀甫調元有評選明人制義二十篇天崇文十篇刻入天崇欣賞集隆萬文十篇則傳本尙稀太抵皆評語極繁筆舌互用一字一句無不抽闡每多至數百言頗能使讀者心開而目明手舞而足蹈其實於制義之源流正變代聖賢立言之本旨尙無所發明不過取便應舉者之揣摩而已故大雅弗尙

焉鍾松泉曰此論極爲精確桑虞甫選天崇文上選十篇外又有
一章以爲賢乎二句大士之學而時習之一節因不失其親二句
自行束脩以上一節陶菴之見義不爲二句皆取利於場屋而於
先正理法均未發明如陶菴文及蕩蕩乎民無能名爲黎作選家
俱以無實際警之惟其時及門受業者獲簡凡數十人故朱樓樹
欣賞集
備錄之

黃梨洲

宗義

輯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三百七卷至三百十三

卷皆錄各家時文之序其七十八首今攷各家文多已湮沒不傳
惟藉此書所載之序畧存梗概而已因盡錄其目於左云劉繪醒
泉窗稿序陶望齡湯君制義引湯顯祖王季重小題文序序方應
祥顧九疇選義引莊尚之北遊草引汪明府制義跋倪元璐黃石
齋史公官稿序楊伯祥太史稿序吳澹人庶常別言序吳來之進
士近藝序劉鉅溟解元近藝序簡臣周侯未焚草序范袁生近業
序薦爾重盆園草敘祁止祥稿序陳仁錫昭華琯敘胡允嘉時藝

存元選序鄭之元自序涂澹生制義小序張采陳大士稿序文德
翼過雲將匡山小草序李石守文稿序金穉鶴文序皇明功令翼
序觀文大社序魏呈潤黃熙伯稿序黎遂球李篤侯留稿序姜周
陳耆仲近藝序代耕編序曾異撰王有巢文敘徐文匠制藝序四
書論世白敘王有巢襲帖序龍虎吟序旅誓敘庚午程墨質敘癸
酉開牘抄敘馮元颺詩經鼎來敘刻因是編序陳昌基時文序陸
符時文易題辭時文易書後董筆公文稿序且就篇序二江山中
稿序婁堅張伯隅稿序吳江沈祖鈞選鈞元錄序易經程墨選序
李流芳徐廷葵燕中草序顧大韶題華林社草書十八房後忱守
正許子遜先生全稿序胡休復手評時義序文德翼巢端明文稿
序艾南英王康侯合併稿序戊辰房書刪定序吳逢因近藝序王
承周四書藝序王子輩觀生草序前歷試卷自序金正希稿序陳

大士近稿序朱咸一近藝序黃章邱近藝序四家合作摘謬序章世純半舫齋稿序羅萬藻王子雲制藝序孫碩膚制義小序李小有制藝序庚辰房書衡序陳宏緒甲戌房稿辨體序徐世溥同人合編序蔚社亭序傅占衡壺山集序魏氏兄弟制義序晁次柳餘草序清溪會業序尹民興任雪桐青鳳軒藝序

厲樊榭

鶚

謂何樟亭太史

維熊

家藏社稿及房行書最多凡爲文

五萬餘篇後擇其尤雅者千首有奇都爲一集顏曰天鏗意在闡發幽潛尙艱剗劇深以爲憾其令嗣太補復拔其沈博絕麗者若干篇名爲龍轡集先梓以行龍轡者用班孟堅答賓戲中語也今龍轡集之名時文家已不能盡識語以天鏗則更不知所謂矣先資政公四勿齋隨筆云蔡芳三寅斗選本朝三十家采摭畧備吳蘭陔議之謂漸中如徐笠山陳句山江西李穆堂周力堂馮夔

賜諸公會未之及以爲侈江左而薄鄰材按蔡氏仿俞氏百二十名家之例每家之前各冠以小序自儲欣以下凡三十人中有徐廷槐卽徐筦山也不知吳蘭陔何以云爾然據何飛鳳十二家精選則此書尙非芳三原本也

王巳山

步青

有塾課分編八集及續集其自序畧云余老於研田

與生徒口講指畫後先五十年凡所課讀必相其材視其候不敢以意漫嘗庶幾其有成就今且屏跡課係爰彙集諸選小題之文分爲八集初一日啟蒙導其源也次二日式法正其趨也次三日行機暢其支也次四日參變博其趣也自是按之愈深則爲精詣恢之彌廣則爲大觀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爲老境謹嚴之餘溢爲奇怪是爲別情凡茲八集等級分明而指歸自一按八集義例最爲簡明便於舉業翁覃溪師嘗語余曰凡初入塾者讀文以

王已山塾課八集爲最善學字以歐陽信本醴泉銘爲最善凡我學侶當謹記之

翁覃溪師曰余於乾隆己亥秋典江南鄉試聞中判牘尾作四律云採芳廬阜廿年心澹沱空濛寄遠襟借問巖泉無結構如何山水有清音躊躇妄歎千秋畏悵望孤情一往深不是文章烟月語典謨儼若帝天臨夢裏巉巖石骨青移文欲問草堂靈已山字豈元夷簡陽姜茶非陸羽經薪火誰能傳旣燼巾箱幾見覩真形天機刻露諸前輩不獨涪州怨鶴銘雄奇更要選和平果否聲音足性情原委隸蚪韓八代縱橫禮樂漢諸生山中老宿還風氣江上秋空又雨聲多少津梁停畜在他時幾個可施行敝帚毫雖等自憐忍將長物笑寒鴉兔園馬肆成何用麟角牛毛敢望傳九穀膏腴非下地六經日月正中天相期閉戶深追琢莫遺苗裔付石田

此四詩蓋深感於宜興儲氏以經術爲文而金壇王氏盡舉看題
竅卻以示學者學者不能深體而實踐之爲可憾也然近時高才
博學者又多矜言文境超詣於已山義法恥復受其繩墨此則賢
智之過不流於蕩檢踰閑不止故愚嘗謂往日言時文者不甚留
意於注疏恆傷固陋而近日稍知看注疏者又高談漢學喜駁宋
儒此學者之大患也

制義叢話卷之一

制義叢話卷之二

福州梁章鉅撰

李雨村曰乾隆四十四年順天鄉試首題爲子曰毋放榜後金壇于相國敏中孫德裕中式舉人時方馳蹕熱河德裕以大臣子弟例得赴行在謝恩

上令將闕中詩文默出呈覽 諭左右大臣曰雖大致尙屬清順但首篇內朝廷自有養賢之典何臣子偏爲過激之詞又今日之粟非出之於家國家無以報功而臣下實爲多事等句俱與傳注不合朱注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卽夫子所與非受祿於魯國更非頒祿於周室也朝廷之語魯國尙不足以當之而況夫子之家乎又有夫子行芳志潔語非六經所有而以擬孔子更覺不倫此實認題不真及遣詞不當之故

但恐通場類此者不免而今年鄉試揭曉實當木蘭秋徧迴蹕熱河之時闈中十魁卷例不先行進呈朕無由得見因命軍機大臣取闈中所刻前十名簽呈則首名破題卽有尊國制所以重君恩之語其他如以功詔祿祿以馭富朝廷詔楫之典國家之體制垂焉上尊政體下廣國恩計功詔祿國典攸關御廩之頒天家之餼等句十名中不可枚舉卽其中偶有敘及爲宰者亦未切實發揮均未能體會正解設場中所取之文俱理精義足而于德裕獨以膚詞倖獲何難獨治其罪若其他字句或有可疑並無難嚴究其有無情弊茲闈中所取之文大率如此自不能專治于德裕一人若因于德裕而兼及衆人朕又不肯爲已甚之舉嗣後作文者宜體認儒先傳說闡發題義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若再不能仰體朕意必令將此等庸陋詞句悉行磨勘毋謂朕不戒視成也

洋洋乎

聖謨使天下士子考官一齊顏汗矣

戴蕞塘

璠

藤陰雜記云自己卯嚴磨勘之條順天停科四人亦有

倖免者有評指者壬午勘卷某摘用社稷鎮公子卷應議裘文

達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客

有以出左傳對者命立取書以證果出左傳遂長跪而幾受責時

麟已官編脩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顧天駿五十外中

舉題爲孟公綽節用國狗之煥句爲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

達虛心查左傳而救之

乾隆甲戌科會試首題爲唐棣之華至末之思也場中士子有用

賜一日而九迴句者

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派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

至是令再頒禮部順天府各於外簾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軌並嚴重磨勘著以下科爲始磨勘諸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二十四年尙書秦惠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第四名邊嚮禱文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

上曰揆其用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廁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一並交議隨議邊嚮禱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等俸

乾隆四十年議覆程景伊磨勘許士煌試卷內首題既入成湯語氣復引用周易爻象及秦誓書詞其援引錯謬非尋常累句可比應罰停殿試三科奏上改爲罰停二科按是科首題爲苟日新三句是盤銘詞故入成湯語氣

乾隆四十五年議結江南鄉試第一名顧問第一場三藝純用排偶於文體有關且恐易開浮華之漸況三藝俱用排偶場中易於辨識并不必再用字眼關通更易滋別項情弊將該舉人罰停三科考官議處又五十五年奏準第一名朱文翰第三藝內有寸衷區沒孤行之語雖出爾雅釋詁實非古句全文制義自有制義之體裁倘之墨卷楷書不得兼寫篆隸似此攙雜難字不但文體非宜尤恐暗藏關節不可不防其漸

乾隆六十年乙卯會試總裁爲寶東臯侍郎

光緒副爲劉侍郎

雲瑚祭酒

瑚國禮

榜發會元爲歸安王以銛二名卽其弟以銍時

和珅與寶不協欲藉以傾之遂摘兩名闡墨中並有王道本乎人情語以爲關節

上閱進呈卷見一二名皆弟兄亦心異之及觀會元參也魯句文

有一日萬幾思兼四事語以曾子未爲帝王不應用人君語抑寘
榜末申飭主司閱文老悖且天下人才衆矣何以兄弟聯名居首
降寶以四品休致劉琬各奪四級及殿試拆定進呈卷則狀元
乃王以銜也始爲釋然且

諭廷臣曰此亦豈朕之關節耶

嘉慶十三年有御史黃任萬奏請續選

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奉

上諭制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
浮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自乾隆四年

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衰次而於本朝文
之清真雅正者一併採列成編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
奉爲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尙往往摭拾竹書路史等

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揅之經義漸失真源今該御史奏請釐正文體固爲矯弊起見但摺內所稱欲另選近年制義以附

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尙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上求其經術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卽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是惟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清真雅正爲宗而於引用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尙機巧以流入浮淺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教至意欽此又二十年前有學政姚元之奏請飭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奉

上諭士子研經稽古於五經三傳自應誦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爲文章方足以規學識乃近多抄撮類書勦襲摭拾纂圖說遇不可

不嚴行飭禁嗣後坊間如有售賣刪本經傳及抄撮類書者著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燬如歲科考拔生童等有仍將此類聯鈔錄者卽擯棄不錄以正文風而端士習欽此 按此二摺皆爲士習文風起見而

聖人一子一奪權衡至當誠非淺學所能窺矣

顧亭林曰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子其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云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說文真仙人變形登天也後世相傳乃與假字爲對與老莊之言真者微異其旨矣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宿改爲真武元冥改爲真冥元枵改爲真枵楊崇文總目謂太元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至隆慶二年會試爲主考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

文破云聖人教學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莊子之言
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閒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矣 又曰嘉
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尙知謹守程朱無敢以
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陸慶戊辰論語程
義首開宗門此後遂浸淫無所底止矣 按此兩條所論甚精微
殆難與淺學語然代聖賢立言者則不可不知也

書香堂筆記云今士子稍知讀書者輒有厭薄舉業之心此大誤
也試問善讀書者有過於朱子程子者乎朱子之言曰世閒非是
科舉累人乃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
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
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我孔子耶又程子之言曰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試於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

日即可爲學但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思妨功惟思奪志耳二賢之言切近如此

四勿齋隨筆云宋孫元忠樸嘗問歐陽公爲文之法公曰於吾姪豈有所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又云歐陽公每爲文旣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底一字者或一文成則書而黏之於壁每日出入觀省必刪增其數字故相傳作畫錦堂記初稿起語甚多後乃是仕宦爲將相富貴歸故鄉旋經七八易稿最後乃於兩起語增兩而字又歐陽公答徐秘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著摺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蘇文忠告孫莘老口作文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上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

則自見之又公與姪書云凡文字須少小時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虎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又朱子言博安道常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按以上數條皆宋人論作文之法似與制義無涉然作制義之秘訣實不外此不可不知也

又曲消舊閨中載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視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之淺深也按此亦可悟時文必須剛潤始臻美善昔曹子建之言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割截必待

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二公皆雄於文者其言如此然則作時文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胡燮齋

調德

曰唐以前無專以文爲教者至韓昌黎答李翊書柳

柳州答韋中立書老泉上田樞密書上歐陽內翰書蘇頌濱上韓太尉書乃定文章指南程海滄謂昌黎答李翊書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特相似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老泉云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老泉所燒卽昌黎所去者但老泉則作而又焚昌黎則直是先焚而後作矣昌黎云處若忘行若遺老泉云端坐而不動讀之七八年昌黎云昭昭然白黑分矣老泉云胸中豁然以明昌黎云汨汨乎來矣老泉云渾渾乎來之易矣昌黎云其敢自謂幾於成乎老泉云猶未敢以爲是也對舉言之無不相類如此操觚之士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制義之金針不卽在是哉

李文節公

廷機

舉業瑣言云四書題目下變萬化而行文者總不

越規矩二字今有後生小子早擷巍科雖未諳規矩然未嘗不由於規矩之內特其質美暗合自不察耳未可以僥幸之功而廢制勝之術也然規矩二字亦自有辨今人以糊塗認成法爲規矩不知規取其圓矩取其方故文藝中有著實精發核事切理者此矩處也有水月鏡花渾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規處也操觚家負奇者大率矩多而規少故文義方而不圓此猶春夏秋冬各執一時而終囿於太和元氣之內也故魁文多矩而元文多規元文大都從鍛鍊得來不得糊塗看去泛泛然以爲無奇也

陸清獻公三魚堂集中有示子帖云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只當擇數十篇時文看其規矩格式足矣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惟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

長進矣

瞿昆湖

景淳

曰幼習舉業只是胡做如是十餘年學既不成試每不利一日偶讀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其負大舟也無力恍然悟爲文之法遂屏去筆硯調息凝神一意涵養性靈以培其基閉門靜坐三月有餘自此試筆爲文便覺輕新流逸迥然出羣旣而屢試冠軍聯捷鄉會而閱吾文者無弗稱善甚矣靜之爲功大也

王文簡公

士禎

池北偶談云予嘗見一布衣盛有詩名而其詩實

多有格格不達處以問汪鈍翁汪云此君坐未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於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則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嘯玉堂嘉話一條云鹿菴先生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猶戶也亦與此意同 按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

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

施愚山

閩章

曰文風之盛衰上關乎國運恭逢國家全盛之時

當有光昌俊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向高明理體要歸醇雅夫文之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起講一直說盡無復虛冒是開口而臆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一段頭目顛斜病二也虛比往往徑刪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頂不貫病三也中股宜實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股股大於腰指大於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所逞其妍穠棟倒施輪般無所用其巧譚書好古之士範我馳驅而蹊徑自別至於全章一

節窮裁頓挫方見古人手筆願具眼者一振之 按此所論俱係制義正格惟論後幅之病則名家往往有之不足以爲病分別觀之可矣

虞山蘇苞九

翔鳳

選啟禎文始於甲子終於癸未名甲癸集其自

序一篇切中時弊不可不讀知其弊而反之作文之秘要在是矣序云文運之壞也有三大病三惡習三毒種焉惡習未去大病不治也毒種不除惡習不去也何謂三大病一曰僦竇人子不能自置所居賃市廛而處焉一有不合遷徙隨之雖五都之市皆經托足而終無一椽之植一瓦之覆今之文士亦然一房行出科律也一考卷行著蔡也目覽手披口吟心識荏苒三年竟無所驗復舍其故而新是圖終身奔走於其中而茫然不知所有故曰僦也曰竇穿窬者盜人之衣裳而服之不能擇其短長盜人之金玉而

玩之不能知其貴賤苟示於人無不窺所由來而爲捕者所獲今
之文士亦然其批閱時藝不論其合章旨得題神明書義而但思
取其意採其詞及拈題握管捧西子之心擬優孟之貌非不連篇
累牘而問其理出何經事由何史所採者誰家議論所本者誰氏
所衷則不知也而旁觀者皆知其爲他人殘羹餘液雖有善者不
能盡焉故曰竊也一日奴廝養之於所主也行止屈伸惟其所使
嘻笑怒罵慼息待命役役終身不能自主今之文士亦然每科房
行器卷出錄其卑腐者曰此科甲傳鉢也元魁續鑑也精拙新樣
以幾一得備其耳目囚其心志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此亦
隸人也故曰奴也而其病成於三惡習古人之文取神取骨取理
取氣字句其後焉者矣然取樸老不取繁豔取簡潔不取淫浮取
典雅不取卑靡取名貴不取庸陋取古勁不取柔媚賴以吐聖賢

之語氣而顯其鬚眉也今則弱其骨揉其腰低其聲多其紅粉以取媚於人使聖賢口中絕無壯彩苟有引經據史出風入雅者時眼不能句讀反曰不利場屋而刪之改之且有因一二句一二字而棄長篇者何其自陋陋人也此字句之惡習也古人之文或深醇謹厚或排蕩縱橫或典貴高華或清空爽亮體各不同而重在器局未有以機調勝者題中雖有虛字皆於實處得神今則外不求名理內不求性情腹笥餒口舌乘權以虛挑爲靈以吸後爲韻以輕揚佻巧爲工通篇播弄無非者也之乎滿紙機鋒盡屬然而雖未開有沈溺未深者聞高明之論欲大變其所爲而庸妄人復倡陋說以錮之謂南北風氣不同鄉會體裁各異聞者復廢然返矣此機調之惡習也文無奇正止有是非古人之文看題既真用筆不苟學力富識見確思路精深詞鋒英爽雖堂堂八股迥異

尋常譬如人身然耳目手足猶是也而岐嶷俊偉則望丰采而驚之若以五官四肢易位爲異則見者以爲鬼物矣今之作者不然每遇一題必問何格整者散之散者整之應分不分應合不合以凌駕出奇以割裂取勝不知筋骨已亂頭足倒施其背於程式者遠矣此格局之惡習也而其習又成於三毒種文運盛衰大由主考小由學使北闈之壬子乙卯山東之戊午以一科振數十年之弊以一省起天下之衰江南稱文章淵藪自己酉壬子典試者失其所取而戊午以前督學諸公所錄皆下士釀成今日之陋劉木齋力挽狂瀾拔幽滯於前茅置時髦於末第而江南之文漸有起色此其大驗也名儒夙學出閥者之識力推學者之攻苦定己之見以論文則不爲文章所惑就文之所至以取士則不爲意見所拘故能識異才而收實學今者未窺堂奧濫得科名卽秉衡文之

筆取其腐爛則曰醇正取其淺薄則曰清真取其散亂則曰變化取其癡肥則曰博大取其苟簡則曰老成取其隨題平敘則曰得法脈考官以取士士子復爲考官展轉波靡罔知底止此取士者所傳之毒種也昔先君子之教不肖也四書既完卽繼以五經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以先正小題爲殿故予小子雖才質下乘而幼時筆墨卽不近庸俗此非一先生之言也凡爲父兄師長者皆然邇來之所見異是曰文者士之羔雁姑與寄焉何必深求於是初明章句熟記停當時文數十首謂道在是經史諸書弗問也卽昔哲名稿讀之而不得所解則棄之未嘗深思研慮以求其故故其教子弟也以直解說約爲宗風以房行考卷爲正業良才美質其不爲沈錮而閉塞者寡矣夫有司之前列何當有無之數窮年而守青瑣其術已不驗而復誤人子弟斷其讀書種子故曰庸

師殺人甚於庸醫此父兄師長所傳之毒種也成宏之閒士不知
有時刻篋中止有經史古文先儒語錄故作文者自書所見不假
借於人至後世而選家接踵矣然求仲千子羽皇素脩維斗奎陽
介生百史諸先生所選者皆足闡發微言羽翼大義爲後學津梁
未如今日之非腐詞爛語不錄非平腔熟調不收錮人之耳目於
淺陋荒人之心志於穢蕪若此其甚也癸丑以後金陳諸先生各
出所學各成品格氣象萬千不可比擬而選家拘所見以丹黃存
其平正而奇雋者刪焉使天下曰諸先生者所仰望而不可攀躋
者也而其文止如是則益安於固陋而不返此操觚者所傳之毒
種也予故憫焉而有是選也或曰不成宏隆萬而啟禎者何也曰
治痼疾者投參苓先投金石參苓之力寬金石之力迅也文之在
明猶詩之在唐也初唐渾穆盛唐昌明中唐名秀至晚唐而憂時

惘俗之意發而爲言感激淋漓動人也易洪宣之文初唐也成宏
正嘉之文盛唐也隆萬之文中唐也皆參苓也啟禎則晚唐矣諸
君子以六經深其義以史漢廣其氣以宋儒端其範以兵農禮樂
之志明其用以得失是非之故大其識以參觀典藏長其悟以博
覽礪記益其慧固與先正所尙畧同而其時廟堂之上門戶相角
婦寺擅權忠良謬辱作者感未運之陵微抒所懷之憤激故其質
堅剛其鋒銳利三百年元氣發揮殆盡此起衰金石也然而服是
劑者亦難矣蓋名理精於江右經術富於三吳而談經濟論性情
皆擅其長大力之沈摯千子之謹嚴文止之脩潔正希之樸老大
士之明快彝仲之精實臥子之爽亮陶菴之愷切伯祥之古奧維
節之孤峭長明之幽秀二張之典麗精碩歐黎之淡遠清微登巔
造極者指不勝屈而其所言者大之化育陰陽興亡治亂綱常名

敦性命精微小之及鳥獸草木之情飲食居處之節凡三才所有無不晰其神明得其情狀故不通六經本末者不能讀也不熟諸史得失者不能讀也不深於周程張朱之語錄以得聖賢立言大義者不能讀也不審於春秋戰國之時勢以得聖賢補救深心者不能讀也不偏觀於諸子百家以悉其縱橫變幻者不能讀也不推於人情物態以辨其強弱剛柔悲喜離合之故者不能讀也不然仍以字句求之以爲不合於今日有司之程而驚異焉譬之狗彘遇飲食之腐敗者而甘之設有膏粱則不知其味矣吾願學者無以狗彘故習而汚先哲名文也

陸清獻公曰成宏以前之文敘題面處多發所以然處少而題意已顯然於題面之中成宏以後之文發所以然處多敘題面處少而題面亦躍然於題意之內兩者不可偏廢也

限昆湖曰作文須要從心苗中流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今之後生專去翻閱腐爛時文以爲得法抑知吾有至寶不去尋求而取給他人人口吻以爲活命之資真可嘆矣更有一題到手輒取舊文以爲式樣初時以爲省力不知耳目增垢心志轉昏自家本來靈性反被封閉不得透出卽能成文亦平庸敷淺不足觀矣

唐翼脩曰前輩制藝之法有六位六位者曰頂曰面曰心曰背曰足曰影頂位者題前也題前有一層者有二層者有在上文者有在本題者知題有頂位則文有來歷前半不患無生發矣面位者題之正面不煩言而解者也心位者題之所以然也知題有所以然則當求其所在而搜剔之斯理境深入不落膚浮矣背位者題之反面也從反而挑剔逆取其勢則正面愈醒矣足位者題之後

一層也知題有後一層必宜於後幅補之而題意始完也影位者題之對面與旁面也影在對面描寫其對面影在旁面描寫其旁而知題有影位則題中題外不患無生發且有離奇境界也凡題不必六位皆全而四五位則在所必有能就四五位闡發盡神卽有佳境矣

王耘渠論文有四字訣一曰鮮此一字全在落想時須將題中所
有數見不鮮意境極力掃去然非故求新異之謂只將題目看得
透說得醒則用意遺詞自然如時花美女鮮豔動目反此則爲蕪
而已人之惡薦而喜鮮最易明也一曰先此一字全在出筆處須
將章旨題旨或承上或冒下或本題眼目所在最要緊處開口喝
明以下逐節提闡俱要爭先一步使閱者望而知我之爲健將自
然人皆避舍一鼓而登若著筆平慢落人之後縱有是處被人掩

卻矣一口話此一字雖亦在出筆處然通體命意遣詞俱要從銳利一路運用得鋒銳四刻令閱者驚心爽目自足使萬夫辟易人馬應弦反此爲鈍夫考試謂之文戰天下豈有持鈍兵而可入戰陣者乎一日仙此一字則非凡人所能強求但將前三字揣摩成熟而加之以醞釀進之以變化自然如飛天仙人脫盡塵埃然此境終不敢爲庸才言聊備一說而已又論初學入門一日清清楚楚而不模糊也一日醒醒豁而不晦悶也一日緊緊密而不鬆懈也一日警警策而不庸弱也按于光華謂清醒緊警四字不獨宜於小學由小試至於鄉會墨又推而至於策論古文無不皆然而近人所稱典顯淺三字則恰爲初學之階梯也

何義門曰焯於壬午初識陶子師元厚請問作文秘訣予誦曰要活焯退而觀已之文則一篇之中血脈不貫不活也一股之中直

下無轉不活也一句之中實字皆用不活也然好爲無實數辭之
戲不能致力於此藝惟日以子師語存之於心癸亥四月以事留
白下因渡江至浦口訪劉大兄无垢騎驢行田畔野風忽來顧見
田中麥浪其光油然因悟天地之文皆從一動生山說以子師活
字之旨恍然有得矣

唐翼脩曰文有一意分出兩層者如黃陶菴敬甫而信題文推此
心以敬國家之大事推此心以敬國家之小事吳國華在下位不
援上題文上援我而我援之上不援我而我援之之類是也有一
意翻出兩層者如魏光國孰能一之題文以無論諸侯王寶鏡且
爭無間諸敵國實應且憎宋學顯丹之治水也愈於禹題文以禹
治難而丹治易禹治遠而丹治隘分股作翻之類是也有一層翻
出兩層者如蒲士埜鄭人與楚人戰題文後幅臣見今人之所欲

類此臣見今人之所求似此分股襯貼之類是也知此三法則凡題到手自不患窘縮矣

章鉅少侍先資政公課爲時文遇兩股平列題閒用兩扇格必蒙訓飭且使另作謂如此則謀篇布局都無所用其心矣及通籍後猶復侍紀文達師談藝偶及科舉文字師曰凡兩段三段平列題名家多作兩大扇三大比我輩無此眞實力量似不宜輕效之科舉場中尤所不宜凡兩段平列題亦不宜平分到底必須以起結締束之方有精神卽如本年會試首題爲人君止於仁兩段凡作兩大扇者皆余所不喜記得汝闈卷係以八比平分到底王仰農學士必欲置之魁列余以文字雖佳而頗乏結構故抑至一百名外學士常以爲恨有長評紀之按余少時聞孟瓶菴師持論亦是如此後閱張惕菴先生國朝文範中評語亦云兩扇文字最難

見好以其洞見底裏索然無味耳甲子河南十目所視二句王中
雲南知者樂水二句辛卯貴州晉文公謫而不正二句凡兩扇文
字俱不中予皆親見之每以舉似朋徒謂良工不示人以璞也
紀文達師曰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文之古雅者惟其詞
之是而已依於理以達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
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
諸儒之說欲詞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
之昌必以義理涵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漢唐宋大家之文
兼是三者而後能清真古雅言皆有物也

四勿齋隨筆云舉業家於前明先正之文須平心靜氣領會其所
以可傳之處衛壯謀文行集嘗言世於先正之文多視爲不合時
宜斥之不讀近見有全寫孫九芝先生伐冰之家篇游泮第一者

又康熙閒廣西元鑾有全爲金正希先生作者然則先正之文宜其流傳至今不衰矣

蘇苞九曰余錄甲癸集其中閒有背謬者恐誤後人亦不可以不辨如吳青嶽道之以政全章開講中有曰古之主術一而已至於後世浸以多端曰政曰刑曰德曰禮夫堯舜之世未嘗無政刑德禮但古今來道之齊之者各有所向耳此四者豈因後世多端而出乎且德禮尤不可云多端也古人除此所云主術者何在且所云一者何物乎此不可不辨者也來元成孟武伯問子路全章有曰毋論日月之至原無當於終食之不違彼且與之無違而吾何從而知之夫果無違斷無不知之理三月不違章豈聖人作端詎語耶又曰無論萬念之密自不勝一念之偶疎彼且懼其或疎而尙示人以可知哉夫懼其或疎已便可知了何曰不可知也後

又曰三子各見其長則兵農禮樂之會無不享仁人之功仁尙在
未知何以享仁人之功哉此不可不辨者也陳百史子游爲武城
宰一節其開講有曰以治天下之道治一身則可以不失於爲士
矣夫天下之事無不以小微大以治一身之道治天下則有之若
以治天下之道治一身吾不得其解行不由徑非公不至何嘗有
治天下之道在內耶此真大言欺人也且此題要前半篇先點滅
明後半篇方可虛虛咏歎題面若藏過滅明則所說者何人所言
者何事此作於後股猶不出滅明但曰此何人乎殊失位置最開
近來惡習此不可不辨者也陳臥子禹吾無閒一節其後股曰用
財者治亂之所係也制禮者敬忽之所分也夫無閒蓋言德也精
一旣傳之後故得無閒之實飲食衣服雖就外邊說其用意甚微
用財制禮二義何其粗也且此皆指大聖人一身說開講曰俗之

純雜由此異題內從無此意此不可不辨者也黃陶菴吾自衛反
魯一節中有曰九夏金奏也不可易以簫管新聲笙奏也不可易
以鋪鐘思文歌於郊社先以角不先以宮清廟歌於禘嘗先以宮
不先以角此謬之甚者也卽今之俗樂亦不至以絲竹代金石以
徵羽易宮商況古樂乎又曰鹿鳴魚麗象宗廟朝廷之治也必奏
之堂上南陔由庚象庶民萬物之治也必奏之堂下肆夏諸詩歌
於廟中者天子以享元侯則頌不殊雅四牡諸詩歌於燕享者二
南亦與同列則雅不殊風當時之錯亂固或如斯但夫子無權何
能以匹夫之意而使天子諸侯無不奉行如三家歌雍豈因夫子
正樂而遂已其事乎所云得所者不過補其殘闕序其失次也先
生亦誤認如此後世益不知所從矣此不可不辨者也王茂遠所
謂大臣者二句其文中有曰屈唐虞之臣而事三代彼且悄然不

欲曰非我主也夫臯陂伊且其才德不相上下豈臯陂事湯武卽
悄然不欲乎如此說則置伊且於何地又曰君欲爵一人非大臣
不敢爵君欲殺一人非大臣不敢殺則曰吾道在是大道中之作
用甚大爵賞其一也欲以此作正講則偏而不全矣此不可不辨
者也黃君諱家瑞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其通篇全是解勸安慰
語殊失題意夫吾輩遇朋友有骨肉之憂僅僅解勸安慰之者泛
交也若有關切者必與之商量周旋之法挽回之道決不以泛語
答之況聖賢乎此題實有周旋挽回作用在內下文之意蓋言如
此行去雖四海皆兄弟而同氣不待言矣若云四海皆兄弟何必
藉兄弟爲兄弟則聖賢教人疎棄骨肉置之度外必無此理此不
可不辨者也馮君諱文偉之子適衛全章此題聖賢留心天下借
衛事立論非專爲衛也作文者僅可於股尾篇終指點衛事作波

漏耳不然竟於開講直指衛事一篇到底亦有偏鋒可採已非方家舉止矣若兩頭俱開說僅於中間插入一股無此體裁此不可不辨者也李君諱耿之蓋均無貧三句無論其篇中所載老成瞻言百里常合終始而其爲圖帝王容保無疆亦合物我而爲之慮其詞句庸俗寬泛閱之欲吐且此題專重均安和三字寡貧無傾只須股尾一帶此作上下呆講殊失重輕此不可不辨者也王君諱玉藻之無求備於一人其文中有曰卽磐管而笙瑟之不習戈及而決拾之不習夫士大夫之家用一幹辦之僕尙不至卑賤如此況朝廷用人乎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則無求備於人人可知也若求備於一人則必求備於人人又可知也將一人二字看死了此不可不辨者也錢希聲之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二句其文中有曰於其所及意者而圖之又有所不及意者以敗之未足見

洗心之密也於其所及覺者而防之又有不及覺者以閒之未足見存誠之至也又曰至此猶無敦焉則真無有敦焉者矣至此無敢慢焉則真無有慢焉者矣皆俗腔陋調甚汗筆墨此不可不辨者也吳梅村之文武之政二句其閒講曰君不貴無稽之聽而必敬其祖宗臣不陳非聖之書而必擇其美善提比又曰臣不敢以久遠荒畧之言塞臣子對揚之責又不敢以闕畧不完之理虛吾君下訪之誠卽犯閒講之意中股又曰刪書斷自唐虞然而邈矣非卽提比中所云久遠荒畧者乎學禮托於杞宋然而微矣非卽提比中所云闕畧不完者乎犯而又犯此不可不辨者也沈君諱應旦之君臣也五句其文有曰天生人而畀之父夫畀人以子則有之畀人以父無此理也闕之可發一笑且此題五段各有實義不宜牽合而此文每一段中必插入四件蓋由力量不足不能實

發故作纖巧態耳而實實多於主題中正面精實處反多遺漏閱者以爲縱橫則非也此不可不辨者也宋其武之忠信重祿四句其提比有曰先立於無欺者務開之以不自菲薄之路相臨以寬簡者必予以以油然而樂易之懷其中股有曰發念之始非謂其至微準諸此以登明堂而三百六十屬之心於以其見矣皆浮泛體面語於題義甚遠而人以爲冠冕而採之此不可不辨者也荆石筠之放勳曰五句此題已是引古而其文不明見於經傳學者猶疑之而文中復造作古語曰咨爾司徒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民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惟爾之能是戲中戲也此不可不辨者也其餘可辨者尙多而此數篇者尤時賢所傳誦而楷式者也故辨之不得不亟以此類推可耳按蘇苞九此言非刻深之論明眼人當自知之學者於讀文時不按諸理法而徒賞其聲情

則有但知其美而不知其惡者矣余故亟爲述之

制義叢話卷之二